

蘭花的一滴眼淚

第一縷晨光穿透薄霧之時，空氣猶帶著些許清冷。早上五點鐘，林月霞緩步踱進一間小房間，點上檀香塔，老山檀香的香甜味瞬間飄滿兩坪大的空間。

陽光被層層疊疊的樹葉過濾，穿過窗戶，漏到林月霞身上，變成淡淡圓圓的輕輕搖曳的光暈，正對著牆上掛著的那幅觀世音菩薩畫像照著，靜謐而慈悲。

她跪坐在蒲團上，佛珠隨著經文慢慢轉著、轉著……空氣只剩下一道蒼老而平淡的聲音。

「願以此功德，迴共諸眾生，解脫三界苦，皆發菩提心。願共做此的功德，迴共予法界眾生，以及我的罔孫。……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遠處傳來隱隱約約的電視聲卻割裂了這份寧靜。她回頭，瞳孔映出螢幕裡的紅色火光，那赤焰的紅熊熊燃起，然後逐漸沉淪於一對平靜的黑色瞳孔中。

林月霞就這樣枯坐著。主播的甜美聲音開始播報六點的晨間新聞，她才回過神來，許久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

「南無阿彌陀佛。」

又是一年除夕。

油漆剝落的扇葉，生鏽的支架，電風扇咯吱咯吱響著，分針不差分毫地停在了七點五分。

林月霞從房間走出來時，她的小女兒、兩個兒子兒媳和三個小孫子已經圍在了大圓桌旁；她看見其中一個媳婦用筷子打掉另一雙蠢蠢欲動的筷子，小聲訓斥自家的四歲兒子。

「沒禮貌，要等長輩來才能動筷。」

其餘眾人都沉默著，連幾句應付的客套話都堵在了喉頭，就像一粒不上不下卡住的濃痰，痛苦，尷尬且無處宣洩。

鞭炮聲夾雜空氣的冷冽，劈哩啪啦響。

「現在誰還穿紅棉襖啊？」林月霞邊咕噥著邊不自在的拉扯身上厚重的衣服。

「過年，喜慶嘛。」大兒子上前扶住她，見母親沒反應，有些訕訕的說：

「媽，緊坐，菜
愛涼矣。」

林月霞趕緊朝飯桌上的眾人微微一笑，讓大家動筷。幾人相互看了幾眼，皆默默地拿起筷子，一時間碗筷碰撞的聲音此起彼伏。

看了坐滿一整桌的兒孫一圈，她不禁感慨道：「思遠彼囡仔，真正是有矣女朋友就袂記得阿嬤。」

大兒媳聞言頓時有些不自在，連忙夾了一筷子魚肉到林月霞碗裡，勸婆婆多吃些菜；而大兒子立刻遞過手機，在螢幕上敲敲打打一番。林月霞知道兒女都是成家立業的年紀，早忍不了年邁母親的碎念，但此時的她心裡沒來由地有一股濁氣，壓得她難受，也顧不上會拂了孩子的面子，沒好氣的說：「人人手裡無離手機仔，恁一个一个倒好，我這老婆子過年倒讓人厭煩了。」

「唉呀，媽你通誤會矣，剛剛遠遠傳來的消息，共你行春咧！」大兒子趕忙說：「您看，這不剛好，你拄唸叨伊，這小囡就聽著矣咧。」

她的小女兒也附和著：「可不是嗎，思遠是一個有孝心的囡仔，又閣是你親身飼大的，哪會袂記得你咧？」

「我看覓。」林月霞接過手機，看著通訊軟體的訊息唸道：「奶奶，我因工課關係……唉，人老了就是不中用，老花看袂清囉，我提一下老人目睛……」

「不用找了，媽，就是讓您保重身體呢。」大兒子搶過手機，又往母親碗裡夾了一些菜。林月霞冷眼看了殷勤的兒子，嗤了一聲。「我身軀真好，我現在只等著看我的孫新婦咧。」

話音剛落，大人們表情都流露出一絲尷尬，幾個尚為年幼的孩子仍懵懵懂懂，自顧著爭奪大花紅盤裡的雞腿。大兒媳只得勸解道：「媽，少年人的代誌予個家已做決定，這件代誌無急。」

「對，這馬少年人結婚攏晏，忙工作忙事業呢。」幾人乾笑著，見林月霞只一味默默吃飯，他們又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努力掩飾臉上的尷尬，又急忙多夾了些菜到她碗裡。

林月霞沒說話，只是招呼著孫子們多吃飯，邊夾一大筷子的紅燒肉到他們碗裡。

許是怕空氣沉悶，二兒子起身打開了電視。輕柔的嗓音伴隨新聞放大了音量：「彰化市三自大樓在 1 月 28 日晚間發生惡火，釀 4 死 22 傷慘劇，彰化消防局表示……」

拿起筷子的手和塞往嘴裡的筷子頓時都頓住了，喀噠一下，整桌的人如被熱水燙到般一齊起身，椅子碰撞聲和尋找遙控器的鬧聲頓時此起彼伏。林月霞不為所動，只覺得這樣的氣氛倒比剛才活絡多了，只默不作聲吃飯，好似一切都與她無關；許久，她望向幾個埋頭吃飯的孫子，從屁股底下拿出遙控器，平靜的道：

「看動畫片吧。」

她的幾個兒女互看了一眼，乾笑道：「動畫片好，動畫片好。」

一來二去，林月霞才想起之前的話題，問女孩叫什麼名字。

「心如。」

心如阿……林月霞默念一次，微笑點頭：「這名取的好。」

她又在心裡默念了一次。又問是哪裡人？

「彰化的！跟哥哥在同個地方呢。」正在看電視的孫子插話，急忙被其餘大人哄出去鄰居家玩了。

林月霞沉默了一會，放下碗筷，道：「按照老一輩的規矩，嫁娶問名要由男方來，過陣子予思遠彼查某囡仔轉來，我先看覓。」

「媽——人心如碩士猶未畢業咧。你就毋通糟心矣，毋是有句話按呢講無，囡孫自有 囡孫福氣。」

「對對對，以後有的是時間見，袂著急。」

「時間」這個詞卻觸動了林月霞心裡的一根刺，她想起日漸虛弱的體力、早已佈滿皺紋的皮膚和花白稀疏的頭髮，不痛快的將手往嘴巴一抹：「恁有時間，我這老婆子可沒有時間。」

聞言每個人的心驀地沉墜得像灌滿了鉛，他們愣愣而眼睜睜的看著林月霞起身，步態蹣跚的掀開飯廳的簾子，緩步而去。

「媽——你閣食叫菜啊，媽——」

大紅桌上的年夜飯，漸漸冷去了。

很久以後她的兒孫陸陸續續離去，林月霞打開自己那台還不是很熟練的智慧型手機，找出在軟體上置頂的聯絡人，一個字一個字地打著。

「新年快樂，記得常回來看阿嬤。」

「然後，然後……好好照顧……」

一滴眼淚不自覺滾落，剩下的話怎麼樣也打不出來。她把手機放在一旁，坐在竹躺椅上，自嘲的笑了出來。

熱鬧的鞭炮聲，卻有隱隱孤獨的悲鳴聲。

林月霞每逢初一十五都會在佛堂參拜供奉蘭花，而她過兩天就會將蘭花丟棄，幾株石斛蘭就這麼堆置在房間門口。思遠還住在老家時，往往看到這些蘭花總會念叨可惜，然後再默默地拾起蘭花，栽進從花市買回的盆栽。

林月霞會開玩笑地打趣他：「憨囡仔，按呢提舊的物件，佛祖會生氣的。」

但思遠卻認真地對她說：「可是，我想，如果菩薩知道，也會同意把供奉過的蘭花再種回去吧，您不是說菩薩總懷慈悲心嗎，花也是一個生命呀，丟棄生命，不會是菩薩的本意。」

小時候，思遠曾經問過她：「為什麼觀世音菩薩要叫做觀世音呢？」那時她跟不過七歲的孫子說，因為菩薩祂總是觀世間的苦難，聞百姓的聲音。他只是懵懵懂懂的點頭，如今想來，林月霞只剩苦澀。

就像他當年向家裡宣布要報考消防員之時。

思遠和大兒子吵了一架；身為一個父親，不求兒子有甚麼大作為，最基本的要求只希望兒子能生活的安逸自在，至少不要每天面對這些生死交關的危險；而林月霞只偷偷望著兒子苦口婆心的神情和孫子堅決的表情不敢作聲，尤其是看到思遠向她尋求支持的眼神，在那一刻她也不敢說出口，說出要孫子放棄這個志向的話。

人，不都是有私心的嗎？

說她貪心又自私吧，但她只想要一個平凡而快樂的孫子啊！

「阿嬤，我希望家己會當幫助閭較濟的人，對遇的處在危險的人伸出援手——我真的希望，能夠成為這樣的消防員。你毋是總教示我欲共佛祖彼種行善無？」

在這場家庭紛爭中，她依舊沒說任何一句話。可是她沒說出口的是，阿嬤沒有想要你作菩薩的企圖，她唯一的心願，只是純粹的想更擁有你久一點。

但她那時還不知道，思遠就像是一株蘭花，當它綻放在陽台上，才是最美，比溫室中美太多；而她更不了解的事情是，蘭花的本性，本就該生長於深谷峭壁懸崖，並非陽台，更不用說養於溫室；因為在那裡才能自在的活，而不是嬌貴的寵。

可是……

回憶就這樣不由自主的飄散到不久前那個格外冷冽的冬天。

「媽，我幫您報了旅行團，你毋是一直欲去浸溫泉無，這馬天氣當適合。」

林月霞自然高興，因為前幾天二兒子回家發現電視機故障，而她又平常使用手機，早已是百般聊賴。

只是嘴上仍念叨著：「幹嘛多浪費這錢，而且思遠這囡仔一個月前約好欲轉來食飯，我看恁嘛做伙轉來乎，彼工我欲做思遠愛食的紅燒肉。」

二兒子罕見的沒說話，只是連忙扯開話題，坐了不久之後又藉口工作先離開了。

林月霞望著兒子離去的背影，又沒辦法過於責備，想到最近思遠都沒有讀她的訊息，電話也不接，右眼皮不自覺地跳了跳。她回想這幾天一直抖動的右眼皮，心裡突然充斥著空虛和不安感。

正想拿有線電話打給思遠再確認一下什麼時候回老家吃飯，林月霞卻突然接到一通陌生來電：「喂？林阿嬤，你會記得我無，我是易軒。」

她努力搜索了一下腦袋，後來驀地想起來這是曾經住在隔壁的鄰居，跟思遠感情一直很要好：「知影知影，是陳家的囡仔咧，只是你這囡仔按怎雄雄予我敲電話矣？」

「林阿嬤，我知影您一定真艱苦，我已經去看過思遠矣，但林叔講您傷過傷心所以無去靈堂……」

「你……你講啥？」

「您……您毋知無？」陳易軒大為震驚，後知後覺的意識到自己好像闖了禍。「林阿嬤……您，您就做我無講乎，我可能拍毋著電話矣……我、我先掛……」

林月霞只覺得腦袋一片空白，周圍空氣驀地凝冽，每個字都像卡在喉嚨，連發出聲都僅能憑藉著本能：「思遠……思遠按怎矣！」

「伊……」饒是陳易軒已經接受兒時摯友這個突如其來的噩耗，面對這個已經年過八十的老人也忍不住哽咽道：「思遠他、他兩天前出任務，困在了火場，沒……沒救回來……林阿嬤，我相信思遠也不想看到您難過的，您……！」

她感到一陣暈眩，再也聽不清對方的話，就這樣雙腳脫力跌坐在地上，不自覺顫抖，只剩下電話對面一句句焦急的呼喚聲。

林月霞自然知道他的兒女們在擔憂什麼，但她也沒心思再管了。

或許他們都沒想到很久以前的鄰居小孩會打給她，以這種突如其來而血淋淋的方式。

而今天原本也是思遠回家吃飯的日子。紅燒肉還在不鏽鋼鍋裡燉著，那些蘭花她也一株株擺放好在桌子上。

她打開那台「故障」的電視機，不出所料，是能正常使用的。原來那天二兒子急匆匆趕回來，和格外驚恐的喘氣聲都已經有了預兆。

畫面猛然傳出吵雜又刺耳的無線電聲音。

——這邊沒辦法打燈，我的氣瓶沒氣了。

——大隊呼叫，你堅持一下，我們派人員上去找你，有聽到呼叫嗎？

——我一個人在這邊，沒有任何窗口和出口。

——彰化 31 呼叫，思遠請你回答！呼叫東區思遠。

——彰化 31 呼叫，有一位消防員失聯，請人員搜索一下 10 樓。

——報告，1 個消防員 OCHA，身體已經硬掉了，沒有辦法……我們已經盡力了……他確定死亡了。

紅燒肉就這樣繼續燉著，咕嚕咕嚕發出滾燙的聲音。

事故原因調查報告說明記者會上，林月霞沒有去，也不能去。她只能趁四下無人之時一次次看著新聞重播消防署的調查說明，聽著思遠最後留下的聲音，聽著那些殉職人員家屬撕心裂肺的哭聲，以及一遍遍戴著老花眼鏡閱讀那數百頁的調查報告——即使她不懂。多麼可笑，他們永遠只會將過錯推給帶隊官和不肖業者，然後再輕飄飄地說一句。

「我們會補償。」

而在某些夜深人靜之時，她總會夢到思遠困在火場的那幀畫面，她不敢想像在那一刻，

他的內心該有多麼無助和驚慌，他可能曾經盼望有任何一個人能找到他，但最後卻只能眼睜

睜在失望和沉重中失去性命——她也會夢見在記者會當天她不顧一切的爆發出來，對著台

上的那些人怒吼：「因為這擺事故，我失去矣我上愛的孫仔，恁奪行的無只是伊的性命，閣

有伊的未來，伊才二十八歲啊！同樣被奪走未來的，閣有遐的家屬的未來，毋

通默無坐聲，
講啥會賠償，賠償有啥物用，回答我啊！」

拚了命救人，自己卻得不到救援。

長在懸崖上的蘭花，終究還是逐漸凋零了。

這種所謂的使命，她希望在這個家從未擁有過。

早晨的清涼空氣中，林月霞依舊供上一杯清水，幾株蘭花，合十敬拜，在佛像前靜坐。

望著經文，她開始發起愣來，眼神則散落在牆上懸掛的檀木念珠、觀世音菩薩畫像，和燃燒殆盡的沉香粉。

和平時一樣的清晨，但有人卻永遠的留在了昨天。

她在心中忍不住如此問觀音。

——佛啊，觀音啊，為甚麼人的命運是這樣殘忍呢？為什麼是他？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偏偏是我們家……？

她真的不明白。

驀然間，她彷彿看見畫像裡的觀音留下了一滴眼淚，微小、不甚清楚，她又揉了揉眼睛，再度湊上去仔細的瞧，但過了很久，好像她看到的那一滴淚只是一個錯覺，她也沒有將這一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之後市政府和消防局的人過來慰問。

到這時他們已經不得不將這個殘酷的死訊全盤托出，她的大兒子小心翼翼地半跪在她身旁，眼底還蓄著淚花。

在他們意料之外的，這位最疼愛孫子的老人並沒有展露出撕心裂肺的悲痛，林月霞只是久久地盯著他們，一言不發。大兒子彷彿注意到那微乎其微的、壓抑帶著痛苦的唏噓，在這個不大不小的空間裡格外尖銳和刺耳，但，又好像只是燒水壺的聲音在沸騰罷了。

就這樣瀰漫著沈默。

「媽，你莫艱苦，莫怪咱先瞞去你……思遠伊……」

「我知影。」林月霞打斷她大兒子的話：「思遠也不會希望我這樣的，人老了，猶有啥物代誌是我這老婆子無法度承受的……大不了就是較早去陪伊……」她勉強扯出一絲乾笑：「行乎，恁閣好好仔陪陪思遠。」

眾人暫時對眼前老人的反應鬆了一口氣，但他們卻沒看到那淡然之下翻湧

著的傷灼情緒，已經將林月霞割裂得體無完膚。

那天林月霞就只是冷冷看著，她看著總統、部長、還有很多西裝筆挺的人在喪禮上來來去去，看著無數媒體的閃光燈喀擦喀擦響，喀擦喀擦……那些燈亮得她快要窒息。

「發生這種事我們都很遺憾……」他們如是說。

這幾天是她看過最多眼淚的時刻。

大兒子正痛哭流涕得跟某個長官握手，閃光燈依舊繼續閃著；她別過頭，只默默朝思遠的遺照看，他笑得靦腆又平和，林月霞莫名想到了房間裡的那幅觀音畫像，那一瞬間就好似觀音揚起柳枝的弧度，撒下白玉瓶的甘露，慈悲憐笑的樣子。

她不免看得有些楞神。

環顧一圈，她不禁疑惑，這些眼淚是真心的，還是虛假的？是難過，還是憐憫呢？

可是最後，所有的犧牲，所有的傷痛，不都會被時間而遺忘嗎？這些人會依舊回到他們的軌道上，或許今天只不過是一個過場、一個例行公事罷了；那這些眼淚，又有什麼意義呢？

或許只是為了自己感動自己而已吧。

她曾經看過一張畫著白色莊嚴神祇的明信片，背面解釋此為白度母，另有綠度母，兩者是觀世音菩薩左右眼淚的化身。

她想到那滴眼淚。或許觀音的那一滴淚，是她悲傷的寄託，但或許也是思遠在告訴她，他沒有被遺忘，他永遠都被溫柔和慈悲而圍繞著。

悼念聲和誦經聲不絕於耳。

她沒有在外人面前掉下一滴淚。

最後她只是叫家人們連同三支香一起拿到化寶爐燒了。

「要親手扔進去，佇心內默念三擺思遠的名，無伊會收袂著。」

觀音垂淚，不會是傷心而應該是慈悲憐憫。林月霞駝著僵硬的背，耳邊迴盪著吵雜的電視機聲音，或許佛祖早給了她答案。

「五名消防同仁因搶救火勢而不幸罹難；此次殉職消防同仁為秀水分隊小隊長游啟揚、芳苑分隊隊員吳思遠……共計五人罹難。」

她靜靜流下眼淚，不是悲傷，而是溫柔悲憫的淚，從心中湧出來，不自覺

的盈滿了眼睛。

不斷閃爍的螢幕映照出後方眉目慈善的觀音像，她回頭，彷彿看見了觀音的那一滴淚，在此時此刻，盈在眼眶，卻未曾流下。

林月霞不知道跪坐了很久，也許半小時，或許一小時，又可能只是短短的十五分鐘，她望著那張一老一小的合照，將那張表了框的照片放在盆栽前，在無數的煎熬與顛沛流離中，終於等到了喧囂偃息，等到了一室人散，等到了大地俱寂……等到了一如過往，獨坐於此的幽靜時光，只有他們祖孫倆相依的時光。

朦朧間，她似乎看見去年團圓夜時，她拿著一件稍顯窄小的紅棉襖，在思遠身上比畫邊碎念著：「這尺寸太小了些，等明年你轉來時，阿嬤再替你穿上。」

「阿嬤免啦——我攏緊三十歲矣，這馬哪有男生穿這款大紅衫啊，我可是男子漢ㄟ。」

「過年，喜慶嘛，你穿上一定足緣投。好了好了，你欲趕袂赴火車矣，記得啊，愛顧予伊好家己，濟穿衫啊——」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對了阿嬤，您可千萬不要再亂丟那些蘭花囉，按呢佛祖共你孫仔攏會受氣的。」

「就你貧嘴，離開的時候都只想著那些花。」林月霞笑著推了他的肩膀：「快走吧，真正愛趕袂赴矣。」

然後她笑著對他揮手說。

「——欲共真濟人救轉來呢，閣來明年閣做伙共阿嬤食年夜飯，閣做你愛的紅燒肉。」

她將那件縫補完的紅棉襖默默收好，在上面放上一朵蘭花，她輕聲地道。

「思遠，任務結束了，可以回來了。」

佛說，眾生皆苦，但或許我們承受的一切，只是未竟。

又或許，我們從未走過。

也從未抵達。

林月霞坐起身，漸行漸遠的離開房間；只留下一株盛開的蘭花，和佛祖的一滴眼淚。

當第一縷晨光穿透薄霧之時。